

林凡

国画作品选

中国军旅美术名家点击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主编 / 张龙新



L

林凡

国画作品选

中国军旅美术名家点击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主编 / 张龙新



L



J 2227

34



LIN FAN GUO HUA JI

林 凡 國 玉 四 集

军旅美术家始终是中国美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几十年来,部队画家们坚持主题性绘画创作,坚持思想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坚持深入生活,为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题材美术创作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时常为他们的执着、刻苦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深深感到这支队伍的可敬可爱。相信,通过出版这套丛书,将进一步推动部队美术创作的发展,希望此系列丛书继续出版下去,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军旅画家们的研究成果。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

李 和

林 凡



1931年出生,湖南益阳人,祖籍福建莆田。又名翊宇,号涤庵。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我国著名书画家。历年,参加中外重要书画、艺术展览100余次,曾多次获奖;其中《春水暖洋洋》三次获全国全军美展一等奖和优秀奖。有五十余件绘画作品在日、美、加、英、法、新、澳大利亚及港澳台地区展出。在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紫光阁、中国美术馆、八一大楼等处,均有巨幅作品入藏。1988年在台北举办过两次个展,1989年,在东京、名古屋、仙台等七城市举办巡回书画展。在日本饮誉甚隆。1993年,受邀为台湾慈济纪念堂设计巨型壁画多幅。1995年的五次书法展览,获得了书法界的高度称誉;其中《林凡书艺展》尤其引人瞩目。1997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春联书画展,获中美文化交流特别奖。1998年举办的“林凡艺术98'京、深、港巡回展”及2000年举办的“2000林凡艺术——深圳、山东、上海、北京巡回展”尤获广泛赞誉。

林凡诗、书、画俱工,艺术风神深沉雅健,独标清格。在史学、美学方面的研究亦卓有成果。出版了《林凡画集》(台湾版)、《林凡书画集》(日本版)、《林凡书艺》(北京版)、《林凡风景画选》(北京版)、《林凡选书中国历代妇女诗词名作》(广州版)、《林凡艺术》(大型画集,北京版)、《2000林凡艺术》(大型画集,深圳版)、《林凡现代山水画》(天津版)等多种个人专著。发表艺术论文60余篇。和艾若、郁贤皓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共2300万字,60巨册,允为中国诗歌总集之最。

林凡先生现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副理事长,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主任。1987年创建中国工笔画学会,任常务副会长。他还四十多次入选各种辞典和名人录。1996年被美国加州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98年被南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三生诗酒壮军魂

我是一个老兵。五十年军旅生涯，是我多姿多彩而又曾经黯然失色的人生的全部。但这五十年军旅生涯，需要打个六折。即使有20年的凄苦暗淡，也仍然抹不掉我一生作为军人的壮美诗意。边防哨所、战斗前线的艰苦而激烈的战斗生活，都曾为我留下无法泯灭的记忆。

即使在山西，我还是有着驻足长城，看着冉冉下落的太阳的余晖消失在万山之巅的那种旷古雄怀的感受；也还是有着登上王屋山去眺望远处蜿蜒在暮霭中的黄河的那种无边壮丽的意绪。“予生也晚”，但我毕竟是我们祖国酸辛的过去和朗丽的今天的两重见证者。

我下放到山西，除了工作和劳动以外，我读书、写字、作画和闭目遐想都凝注在部队的车轮、马蹄上。我靠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在积攒艺术方面的力量。1979年，我回到北京，就刻苦地写书和作画，很快在与部队有关的两次美展中，我的作品都赢得了高度的赞誉，为我昭雪二十年的蒙尘和郁结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一次是全军美展，我参展的作品是《春水暖洋洋》，我一半获得优秀奖奖第一（当时，这次展览不设金、银、铜奖。）我第一个接受了总政首长的颁奖。首长问我：“你头发都白了，在部队几年了？”我回答道：“三十年了！”“三十年了，你是部队的老艺术家了！”这时，我的情绪是十分激动和凄恻的！但我还是默默地承受下来了！

第二次是《边陲写生展览》，我参展的作品是四米多高的立幅白描《送饭》。这是幅描写在千回百转的山路上，从不间断地向山顶哨所送饭的部队艰苦生活的作品。展览一结束，这幅画就被美术馆收藏了，当时，我画完这幅画就送到一位快八十岁的老裱画师那里去装裱。老师傅连看也没有看就交给一个刚刚学艺的徒弟处理。我刚离开老师傅，走了快一里路，老师傅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来了：“同志，我自己裱，我自己裱。你这画是我裱画六十多年看到的最好、最大的白描，不容易，不容易，太不容易了！你年纪大了，恐怕再难得画这样大的白描了，我也再不可能裱这样大的白描了！”……从此，老师傅和我交上了朋友。

但自此以后，我离休了，我很少参加军队美展了，我倒并没有完全停下来，我转而在艺术的多个方面作了多种不同的探索。我不会原谅自己的怠惰的！

我的探索时间很长，我总是告诫自己，不要追随时习，要把艺术的深沉当成第一品位来追求，要耐心地淬砺自己的艺术。过去丧失了很多机会，但最终回归的，也许正是我的艺术的终极本体。

我要改变过去那二十年的味塞和孤零，我力求在作画时，把眼光放在与别人迥不相类的角度上去考虑。从才气上，从生活历练上，从时空的把握上，我都远不和别人相类。所以，我给自己制订的创作信条是“小格局，低角度，窄视野。”我每有所作，思虑先行。我搜寻描绘的细节，深入洞彻到至微至细的地步。为其深，乃能透；为其沉，乃能郁；为其极，乃能达！我这九个字的创作信条，几乎成了别人以别样眼光看我的标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确实达到了自己追求的某些目的。我过早地离休后，虽然无法再像年轻的画友们那样去深入连队生活了，相反，我用一种军人的情感，画出了好些很有情感

的小格局的工笔山水。我自己在诗中自嘲地说：“麦草一窝聊缝绻，土崖三丈当昆仑！”我不喜欢那些宇宙呀、洪荒呀、大海呀、天地呀，那些大而不当的东西，如果没有有力的具体形象作支撑，是会流于空泛的。倒不如把眼见的东西画得深刻一些，沉郁一些更好。

我画小溪、小石、小花、小草，画浮萍、画藤萝、画苔藓、画树根、画山洞，尽量地刻画得深邃一些，尽量地把自然界各种物类的生命力描绘出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评论家翟墨先生注意到了我的这些作法，他把我的作品放到理论的高度上去审视。他说：“这是林凡集中才智的逆向选择。”这种做法，把中国工笔风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画《张骞回京》，不画去时的显赫，却画其回时的困顿；不画从长安出发时的军容整肃，却画回时经过十三年羁留胡地的疲罢衰残。但由于这种逆向的精神显现，更现出英雄人物的激怀壮烈。这当中，我赋予主人公的英雄气度、诗意外分浓烈。这幅画从取材、结撰到形象刻画，我是恪尽了心力的，但在展览中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评论家曹振峰、程之的、艾若等人和我自己，都为此感到深深遗憾，直到被日本研究丝路历史的艺术家购去，才像自己的女儿被远嫁到异国他乡，因再见无由而感到极度思念。

这种遗憾和思念，恰恰变成了我转向新的创作的刺激和动力。恰好慰藉了我在《张骞回京》这幅画上的缺失和感怀！

过去我多年潜心于汉唐故实、边塞风情的研究，潜心于长河落日、大漠烟云的描摹，画出了《子夜吴歌》、《古塞秋思》、《春色人祁连》、《絮军被》、《边防写生组画》等一些反映西部生活的作品，但大多散落了。

用什么来弥补呢？那就要奋发图成，规避形成上的肤浅，谋求立意上的深入！

创作的立意，我是始终如一地奉为圭臬的。我在山水、花鸟的创作中寻求宣泄。我的工笔或工写相兼的山水和花鸟，在下决心每画必以意当先，以意为本的努力下，面目有了崭新的变化，几十幅刻画比较精当，寄托比较深远的山水和花鸟，都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自己那种较为丰富的悲慨和苍凉的军人感情。特别在工笔山水画中，我自认为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这正是我把“意”作为作品的灵魂来对待的缘故。我写《论意》、《意工》、《非艳科说》、《再论意工》、《中国北派山水研究》等论文，是阐述我创作的论文文字。这本小画册中，大略选辑了我近些年来的创作所得。

虽然，我五十年的军人生活只有十五、六年是戎装整饬的，但毕竟还是以是一个军旅画家自诩，从骨子里就自觉以军魂、军魂入画的。可而今，斯人老了，白发盈颠，却深感觉没有为我们的战士，为我们的英雄立传抒怀作更多贡献，只余下无穷惆怅。在这方面，我远远赶不上我的夫人王影，她在三十年的工作中可是三十多部描写部队生活的影视作品的主创者之一啊！这是多么无愧于战士，无愧于我们的英雄的事啊！如果还有不少来日的话，我俩当以此自策！

林凡



送饭(右: 全图; 下: 局部)
380cm × 85cm / 1982 年







春水暖洋洋 / 86cm × 182cm / 1982年
(全军美展优秀奖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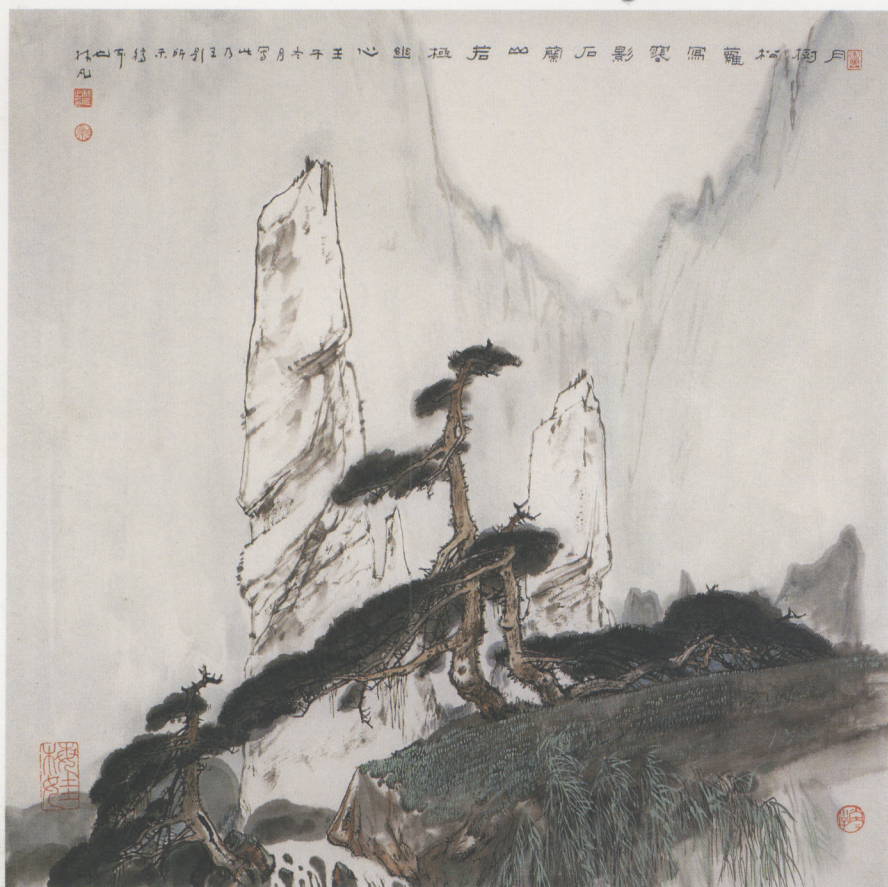
张骞回京 / 184cm × 150cm / 1986 年



子夜吴歌 / 182cm × 75cm / 1984年



12



松风 / 63cm × 63cm / 2002 年



南国榕荫 / 63cm × 180cm / 2002 年



石之恋 / 95cm × 91cm / 2002 年



三思圖
丁巳仲夏
蒼江
四夏此
遙相思
湛尊
湛尊
林

三思图 / 205cm × 153cm / 1986 年





新潮 / 63cm × 114cm / 1987年

御沟春 / 75cm × 104cm / 1983年





微风引飞泉 / 200cm × 185cm / 1991年（全国工笔画二届大展一等奖）